

集部

跨鼇集卷二十七

宋　李新　撰

小簡

與趙運使

某皇悚再拜上啓運使朝奉先生冬曦比晴人意健利緬維行臺決事坐通神明索智於囊同水中月山川百靈佑我賢德以為太平之基體力泰定日享如炎之福某客舍無聊不能出門戸阻遠師席臨風馳情謹具手

狀候問不宣某皇悚再拜上啟

再與趙運使

某皇悚再啟候承台履尨在前幅禮文脫略恐懼惟甚三伏劇蒸恭惟道德隆峻忠孝備全使事佚安上承天休某僻在支郡拘於猥藏未獲參侍台光伏乞加保樞要沖氣為和前膺延閣之拜某皇悚再啟

再與趙運使

某皇悚再拜霜序薄寒玉節遠使蚕暮有渡瀘之期行

到水窮坐觀雲起蒙犯跋履處從者良苦比辰興居如何自此以南氣候小異行厨盤餐要當及時祓除烟嵐杯中之物亦自有聖受命飲氷固古人之髙節而愛身為國亦人子之大本飲食次舍伏望崇祕惟先生屬意毋忽此下吏區區之情某皇悚再拜

再與趙運使

某皇悚再啟蠻夷向化詩人歌之稽首願為州縣此太平盛事且闢國百里古以為異今夷獠所獻幅員之廣

何但百里耶主上遴擇忠智之士以寄此行盖體職不輕而先生首被委任是中足以立功報國昔唐蒙通夜郎國至鶩巴蜀最後相如檄喻父老宣布天子威靈德澤盡所以懐遠之意而西南卭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方今聲教所暨薄海内外車書混同際天所覆彼西漢固不足道然開府求人正其端本得一士賢乎長城惟先生留情於兹其率易强聒安所逭罪其皇悚

再啟

再與趙運使

其皇悚再啟自去秋徂冬歷今春庚夏先生出入夜郎勞苦萬狀其所親見聞主上眷倚之重先生不肯辭難築城純滋茂績昭著所仗忠孝雖山川險阻蟲蛇窟藪中天地神明陰有隲相安樂無事如在燕閑後日陽報福禄綏之殆未始有艾也淯井戎南建築計在秋末須雨水定貼始可興工增秩賜章芸閣美名朝暮席拜行寄謁者之賀施日方暴敢惟為道加護以番福天下其

皇悚再拜

再與趙運使

某頓首再拜前月末歸至普初三日已定割職事抱律書與俗吏議重輕欲文無害而已官況蕭條差厭不樂幸而除遇先生提拔令邋與功賞秋冬間僥倖脫此以去實出望外楚旱之禽不飛不鳴久矣飛而沖天鳴而驚人自今日始敢不砥礪後圖以答知遇某頓首再拜

再與趙運使

其頓首再拜其元豐末居太學凡七年公私試補薄有聲稱既忝冒入仕謂功名唾手可取凡二十年官學如退鷁斂板趨庭與參軍文學為伍俛首汗洽似不知命重念其起身白屋父死未塟母年七十餘萬一出選調可以鈎致一命以賁泉下之人為堂上晚景之光一身遭遇存歿受賜伏蒙先生憐其阨从先衆人推挽差委職事試之煩難其禀賦拙直幸逃弛曠之罰而受奬與過實筆端春華點化腐敗起再生之榮言念此恩死不

敢忘因書輙布千冒清視瞻恋何窮某頓首再拜

再與趙運使

使堂貴集伏惟均受明福令嗣機宜荆湖就親昨云六月已後歸来是時峡江方漲不可泝流僭率上覆仰乞照亮某皇恐再拜上問

與瀘南安撫

某皇恐頓首再拜安撫太尉先生舜絃横滕南風可歌一襟清徹自堪解愠伏惟履兹炎序燕處超曠鎮撫百

城萬靈眷佑保我師率日新之祉與瀘水並長下情欣慰某前月末到昔此月初已交職事乍遠台範此心搖旌仰冀為道加護使相之拜可立而待謹具手狀候問不備某皇恐頓首再拜

再與瀘南安撫

某再拜上啟某祇役新疆尚攝支邑實隷麾接拙不更事但知有愛民而已既築純滋二州脫迹以歸一杯藜藿安樂清静始覺夏日之長回念前日勞苦正如痛定

時愈遠台誨積有傾嚮曷勝馳情某再拜上啟

再與瀘南安撫

某皇恐再拜某還任一再旬遍體瘡痏捉筆不得以書末獲奉典謁之問懸悉可量校俗亡補日揔司空城旦書與牛吏議重輕辜負所學祇自羞靦何時侍師几紓此宛宛臨風不勝傾馳某皇恐再拜

再與瀘南安撫

某悚息再啟前月末提刑刑部過合江南溪兩處參集

及過昔慈甚欵曲頗蒙奬借自惟聲迹幺麼不聞於時何以得此此必太尉先生吹噓餘論所及至感至激然某止欠二削今冬當滿因吏更乞借片言之重俾遂湊合下半年得使了當脱去選調出自門下恩德非淺也干冒台聽尚布照亮幸甚某悚息再啟

上漕使

某皇恐頓首再拜即日春和恭審某官尊青陽之政使事依仁入奉几杖之歡承顏養志坐適神明天監甚邇

報以景福永錫難老有識者逆知其如此某初至武信沮趨函丈伏異為道愛身報親與國區區敢畢下情不宣某皇恐頓首再拜

再上漕使

某皇恐再啟上百嘉向榮緬維臺府虛靚和樂飲酒登高賦咏盡春臺之樂理財稱物以平為常列城十六共戴德賜某今日祇服賤役正阻稱謝跂望恩閟不勝馳情某皇恐再啟上

再上漕使

某皇恐再啓某竊謂士有貴賤事親之心無貴與賤某淪胥十三年不遑將母覽西山之勝日哦陟岵之詩心搖若旌涕零如雨慈母嗟季留情故鄉今方肯來奉一杯藜藿其樂詎算仰惟先生以孝行高世率俗純厚幸推愛親之心以及下士教其不逮貸其不敏函容保護俾若漸進之鴻自是以升則某桑榆之景拜先生錫類之賜尤不敢忘也某皇恐再拜

與馮德夫

其再拜德夫賢弟秋熱不耐亦蒸燠詎堪遯道人得安樂法自有清涼處長健利不其譎廢偶在善地僑寓義鄉禮域日親賢士聞所未聞鄰比巨族如依大木被廣蔭忘所為遷客遂神交道悟又有吾德夫至於以所有資所無猶是末邊事三年遊從一日別去豈無情耶歸來山谷幾半歲五窮百憂共卧起但老母康強飲酒食肉無一根齒搖落此樂不歇敝廬依山時時扶老母登

高揞烟雲明滅處正前日鷃管所軒然一笑如舉夢中作幻相耳昨至錦官會鄭六送女婕為墓詞未取然已見楊祐夫許作跋尾賦詩寄去奇老計安因燒香附問自馮博二大夫而下不曾有一字繼當馳一介行李布謝恩意王才卿到家否命壓人頭奈何奈何某當自吏部注差遣來若非山郡監征即村縣少府末由承集幸以道自收順俗加護其借崇寧一席地掃洒藏拙養病安貧守分而已無可為人道者謹啟某再拜

與馮德夫

其拜手啟初不知出脚至錦官覽清札佩意與義甚渥甚厚昭覺老子為人抵力抖擻前日掠虚一味實頭留取馮居士一兩重警化公案三十年後當為流通寮舍寒冷客況如何珍重其拜手啟

與馮德夫

其再啟比附遞有書與王才卿計日今已到矣歸山貧甚無以報也慚負慚負遣一僕至彼批書可令託宿馮

棧中數日向輟騎老馬歸跨幾年矣以旋屬多終責不行惟僧冢不論此令送還似不順且宛轉為其謝之其他不較一切惟命馬無他損特膘稍落微磨破耳其再啟上

與馮德夫

其再拜西風欻来殘暑自却北郭道人涉此商序氣韻益爽别幾年寂子佛法又變否自愛自愛其再拜

與馮德夫

其頓首朝瞰伏誦佳况曩辱命令撰尊夫人墓誌其詞

尫罷不能發明懿行謹專人上内不煩垂訪也謹啓

與馮德夫

某頓首煩蒼頭往来慚靦十倍恐有剪紙之疑始拜嘉

命蜀契三十字已領須面重謝某再拜

與馮德夫

某手啟復勤清牋徜徉難報更㝡辭定致疑左右謹已

祇受感媿并集後日賔客之懽不至破琴煑鶴矣餘待

面謝謹啓某再拜

與馮德夫

某頓首上别幾月傾泝風高節十倍於他人盾日横甚家居如何結衰足於一堂之上馳寸心於萬里之外闊祖灘刷舊欠所得審多山僧乍住持小院城隍下人事佛法相半鹽兩罌助調菜有骫集請疏示屬發書無因縷細珍重某頓首上

與馮德夫

其嘗有函札修問顯道不知到否盖與德夫書同日發也别後燕居諸況如何於道更精進否龜壁漸長成力教之趙德儒學子如何才卿已到家目疾减否三舍復行吾弟入規矩中遊否陳大中無疑成育不及上狀致意其再啟上

與馮德夫

德夫承墨妙多謝意愛暑氣迫脅如酷吏猛虎道心清涼自是水晶國土山僧掃洒小院於天人無補梓人痛

貧士子餓舌傷弓之禽鬬弦墮地𫎇教不到處感服感服摩登伽女隨子見處枯木倚寒嵓猶是未了漢但請鑽龜打瓦畢竟團量不著珍重某再拜

與鄭明舉

某拜啟驛囊有書奉寄曾收否數百里音聲遼邈懷想無已秋老氣骨爽健否承集未期為道持護不宣某拜啓

與鄭明舉

某再拜言某病狂易敢以亡母銘誌上累公正以締交有素公之銘吾母宜也不敢請之他人他人不宜銘亦不能銘無易公之銘吾母宜也是以有請今迫塟期石已礲矣書者和墨解衣磅礴以待工治䟽拱而竢之越月矣願早見賜當扶力詣謝某再拜言

與李顯夫

某皇恐頓首再拜監茶承議族叔某流浪久為隴西士大夫之辱慚靦有負故書問屏斷借令盡禮亦相濡沫

耳不若相忘於江湖也𢋺日暴甚興居如何舜絃横膝南吹可歌道人心源清涼便是水晶國土要且順序保千金軀謹啟某皇恐頓首再拜

與李顯夫

某再拜上啓隆暑如猛虎暴吏亡可逭避處堋口依山西嶺積雪亦几案上物奉承公餘燕處超然想見清涼登高所賦能傾倒惠教否某再拜上啓

與李顯夫

某皇悚上覆某少意干叩伏望垂荅某前年為武信馮秀才作一墓表其文固俚俗馮生必欲得吾叔妙札為榮某亦欲託此以傳遠今數百里走人涵典謁幸吾叔借某餘光特為一揮以塞馮生之志甚大惠也碑材已有佳石敢告留意幸甚某皇悚上覆

與李顯夫

某再啓上覆與吾叔漢上會遇良歎别後多難往往出意外但未死耳他皆不足為辭往歲來錦官明舉約遊

西山固欲上謁竟為世諦事奪令無復如志也八年閒居筆硯未始廢繼當附確便請教次某再啟上

與仙集

休京師博士處時有安信美除臺閣可指期也潼川凡委一一乞疏示糖氷一奩輙浼清席直孺已到京矣收書否某再拜

與仙集

某損首奉簡縢牛馬走尚未報命以拜教札之賜負𥅮

承起居蒙福殘年強飯自愛不宣某頓首奉簡

與仙集

某頓首再拜老憊氣息惙惙不耐寒暑及秋初有生意閑居廩稍不繼琴書入臭子家矣今春獲麟遂絶椽筆命名奏雅頗歧嶷端麗不似厲之人時時閑闞弄雛舐犢自有真樂廟記祇寄公一本極厭山城思跨一騾東去如何比辰佳否珍重某頓首再拜

與陳子明知縣

其頓首啟子明賢舊雨涼體力健不某初解驂小突未黔使節欵留城市未能掃地布席揚一觶以相酢令尚慙負字一雷土動多得能聾老昏疑信相半及親見之道路之謡真不欺人賦先期孜版籍無一錢逋負他邑所不逮者皆此類也未承集間珍重不宣某頓首啓

與陳子明

某再啓小寺未經大風雨摧圮數處市少材料均煩諸邑若蒙應副使全家脫顛壓之禍子明之惠豈小小者

耶徑寸雖大無嫌條段以多為貴不罪初到便爾干擾
皇恐之甚帛收受訖有紬吏告撥来趂起秦亭綱有委
誨無外其再啟上

與陳子明

辱牋之惠審聞清況王賦地征如役鬼神何其速也即
時收矣更有州城委幸顧吉其損首啟

與陳子明

材植早蒙指揮般至欲便修完一入秋則摧仆盡矣如

子明風力決不肯同俗人等第應副耳其再拜

與陳子明

糾察至漢初發數事諸劉已到若送右獄往往煩公移治月餘或不欲即與直仲言之其再拜

與陳子明

辱誨語諄勤感服無量暑極矣道人冒次自有清涼賓山比辰佳否纎纊即時收訖有城郭委集幸垂示不宣其損首啟

與陳子明

竹木前諸邑到更獲羙材何以報公但增感激漢初事已盈𤠣犴而巴川告訐行充囹圄回視子明百里真華胥國也皆牢字者平日恩威相濟使斯民遷善遠罪其效今見矣其再啓

與陳子明

其頓首秋暑體力佳不前月五馬令本曹供諸邑地契税虧額惟使邑欠最微判申漕司兩日前令鞫官吏不

以財用為意如子明賦輸皆先於他縣若一例被問是無神明況所欠公麼耶可便收簇了足解來為佳公移紛紛正敗人清意耳某頓首

與陳子明

蒋蒙書誨仰見締交奬與之勤工徒如數十六日到凡七名更兩日放散矣十七日晚先撥前解匠四名歸小可興修全頼應副一任安然避風雨皆大賜也地契稅不多了足申來為佳一被問即擬批書然合州文法不

容老墮者之便有委不外夕稍涼佳不謹啓某再拜

與陳子明

某頓首連陰雨極不快有佳況不何時受代代者有來期不巴川已被劾新明來權漢初銅梁歸任兩邑之民欲挽而歸欲借而留不知允叔何以得此合之才令尹何其多也要見錢糴利州米告早津般至州餘惟自愛不宣某頓首

與張無盡

其祇肅再拜上啓其竊惟自漢以前蜀人之仕無可考
獨何武入為三公已千餘歲今大丞相秉鈞澤及四海
蜀人詎得而私之然泰階之光下燭岷峨蜀人之仕者
灑然相慶先生首進必引類以同升西南英流不乆入
氷鏡福莫長於薦士惟先生屬意無忘其祇肅再拜

與何文縝舍人

其頓首再拜逆旅湫隘如狗竇蝎㲉神馳心焦幾不可
活延閣貴人已荷臣力豈不欲速成之但有未安不可

強耳情廹急不得不強聒左右願為留念得貴人一言
則黄閣章飛騰矣不宣某頓首再拜

與子文

某頓首子文學士比覽書㢧顧陶泓無佳者執事不謹
亦敢人清意妙年渡臺願津有漁師示此石自言夕見
光芒肵記其所得之以心從其遊三十年時能吐好語
某不調辱之久矣是物呈露固有所屬敬以奉之足下
願吾友愛護之决能見百十中書公老而禿也兹石有

用非真長二小山之比不蘄數語作一段竒絶如何如何某頓首

與飛聲

某頓首啓飛聲議郎老兄潼川邂逅俱勤國事雖數相見未嘗欵別後不審體力健不伏惟天祐賢德日享如炎之福未縁承教伏乞為道加愛不宣某頓首啓

與君接

某祗肅再拜兩日前司馬平仲過普欵聚數日聞與君

接見數通信承知道力益健甚慰懷想尚留普慈活升斗空山寥落幾無可與晤語者李中孚來此権安岳三四月近又解去風之斷蓬水之木偶彼此莫知其底止也餘俟見日併悉此懷某祗肅再拜

與去病

某頓首去病推官奉議友暇律孝履如何邑中數日之集蒙直諒多聞之誨甚多某到家丐罷上司未遂所請此亦命也致仕文字如未欲來專為辦集有委屬無外

不宣某頓首上

與縣宰

某頓首啓近境問令尹知是吾錦官人叩姓氏廼知有事契晴暘健不某趨塵蒙垢顧受振衣弹冠之賜若行衙未有要官占能假一宿否謹布覆不宣某頓首啓

答山木老人

某頓首啓稚耳老友蒙㦸何勤衰老惰欲今非昔形要山木詩他日當寄都會客冗復簡太踈熱甚倦否不宣

某頓首啟

跨鼇集卷二十八

宋 李新 撰

祭文

開穴祭北斗文

竊惟相視宅兆制昉周官若堂若斧之封必慎視厥陰陽非求利益祈䰟魄之安寧也人子臨親喪敢不自盡某躬走萬山還至西郛渴甚下取水飲見馬鞍西丘有佳氣象躊躇四顧摽腰閒霹靂木以定四維遂卜西丘

正兑當酉屬辛畚土為宅將奉亡父母以歸藏地理家相眡咸言吉用之不疑土脉赩紫膏潤如截肪水逶迤由戌入巳蜿蜿出巽兑山之狀如偃月若身運兩臂左至艮右至巽皆拔起相望是輔弼生于母曜分為福禄巨門貪狼森為旂門如飛翬如老蛟猛兕蹲伏而驤其首巨鼇屭贔夭蟜欲戴仙山以遊艮之一土巽之一木生氣逯逯無有窮盡乾坎不見山而坤離無山前列几案面面有朝揖甲乙二山葱蒨明秀拱立扶衛而卯山

居中祇肅俛首以聽命於兊寶曜光於武曲積翠化為金龍吉遝四臨無一芒之燭火一涓滴之游魂明堂平治空曠崦嵫隱車馬萬牛卧服有處所或曰是生公輔某曰瓦棺石槨幸不潛於地下土宮泉臺神安遊乎其中過此不知也又曰西來之崗謂後無擁從東南少闕則不利長子某曰蹇陋寒乞身已爾福及昆弟又何悲耶叔子折臂誰測其方来彥洪含笑不疑於遂事令以某月某日塹地謹用祭法謝北斗惟三辰垂祐山川原

隰林木泉石之神安靜勿怖懼樂以相予事

代遂寧知府到任謁廟文

惟神垂祀千禩廸禱一方風馬雲車昭格上下某祗承明命俯守茲土幾與神共治祗謁云始罔敢徼福十日五日一風一雨疫癘不作歲約有年相春臺之熈迎化日之長職神之功郡刺史賴焉

又築城告諸廟文

梓城歲久弗治摧圮十七八風雨剝蝕斷裂坍隕樓櫓

飛觀在者無幾皇帝命某等統其事築而新之某等祗
奉聖訓經營卜度夙夜趨赴靡敢怠遑分職率屬凡四
十員輿徒三千封土構木雷聲而雲屯欲不日成之得
以緒狀聞于上惟神安靜勿擾無出其靈響開日景之
晏溫俾無鳴條破塊之虞以相我後事

寒時漏澤齋醮文

發政施仁春回萬里掩骨埋胔澤及九泉仰憑慈氏之
秘文廣濟夜臺之幽魄永以為報死而有知伏願卜世

卜年等天皇之百萬千歲允文允武小姬周之三十六
王然後旁及無垠上窮有頂含情水陸俱獲圓通

禜祭文

歲月日辰具位某謹遣某官修禜禮致祭於城之北門
自甲子日以至於今凡我邦人病雨之淫后土莫乾天
多沉陰蛙生於竈鸛鳴於野凡我邦境大田多稼河渚
涯間不辨牛馬害於粢盛守吏之憂凡我四郊歲約有
秋將誰咎焉元冥是尤漢山斂雲漢水藏蝀召我義公

徐馭其轡有脯在頭有䤈在瓢出此陰氣令不崇朝

謝雨文

去歲淫雨害穀而秋亡所歛故自春徂夏物價軒涌迨今不少低某来牧兹土適丁是時風俗病憊生意蕭然惟祈有年以與之休息此長民者之心夙夜拳拳無以易此不欺於上下神祇四境之内田稼秀實比徯時雨用是干神聽既獲賜矣則守吏曷敢忘報

求晴文

天作淫雨害我田稺彌一再旬麥禾盡偃農不得事鬼不食新商旅不行蛙生竈戶宮架以炊守吏失德播留千里日夜祇惕靡神不宗維神國中之望慘舒陰陽妙萬物而為言裂屏翳之旗折元冥之車械北澤之虹扶咸池之日散積陰以為穌反凶為豐守吏具三牲之力蠲日以謝神俯聽之無忽

祭龍洞神文

年月日具位謹遣某官致祭於雞翁山洞龍神之靈因

為詞以祝之曰天子有命俾守茲土誠憂而懼我旌既彤我車既攻我来自東造國之境徼民之病將以自警日久不雨旱魃流災始惕其来不雨伊何亢陽斯赫誰佩其責有山嶷嶷有石離離有神司之磨崖千尺下倒蒼壁山鬼竆役洞呀無垠幽陰悽辛龍潛其神夙與神語十日而雨神不我拒豐隆揚旗元冥鞭螭雨彼公田遂及我私徐州刺史有百里嵩傳車所經零雨濛濛閑元御史有顏清臣奉使而雨謹生郡人緊神之惠浹沐

千里守吏有慚無以堪此歲決有年下民熙熙龍耶神耶神耶龍耶何以報之

祭年先生文

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三隅山下舉塟故北海先生三九丈轀車肅駕之前日門生蜀州江原縣尉李某敬遣人致祭於先生之靈因為詞以弔之曰惟公之賢其惟鬼知末路悠悠有生奚為天之未喪道之將行庶幾斯文鷩我後生方時妙齡登高能賦說詩解頤亹亹到古

觀眉宇間月露孤爽四圍澮埃不入方丈遇不當意虎兕其氣自然俗物稍稍引避煙死曲冥疑甑飛塵我知我公曾不病貧餽見百鎰心焉鷫鷞我知我公非私其身公之文章鳳之羽翰公之孝友為芷為蘭蘭陵有書未得其傳汾陽有琴或絶其絃已而已而予未能無怨乎天者耶恭維尚饗

祭宋夫人文

惟靈月窟之遊星橋之歸回風雲旗去將何之昔立厥

配有美一人登髙能賦擲地有聲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豨仙客以登瀛繼相如而諭蜀龍生龍子鳯生鳯雛板

輿周流越王故君釆石青煙碧梧疎雨魂兮不来往朝

帝所悵香軿之縹緲指閬苑以容與彼美人兮驂青鸞

而延竚尚饗

哀詞

弔安康郡君詞并序

元祐巳巳某識周彦於魚梟市門語乆意合明年春周

彦具書幣来致某欲以文相會館某於華萼周彦昆季

才器行實邁世遠甚友某則屈則辱安康君與周彦商

彦幾以某為兄子數旦旦禮遇有加是年秋某以書貢

春解褐衣通籍士部今二十三年矣一飯之恩某拳拳

不忘況厚於此者政和癸巳八月庚申周彦商彦奉安

康君祔朝奉公以韮行李来告道遠後期某伏在苫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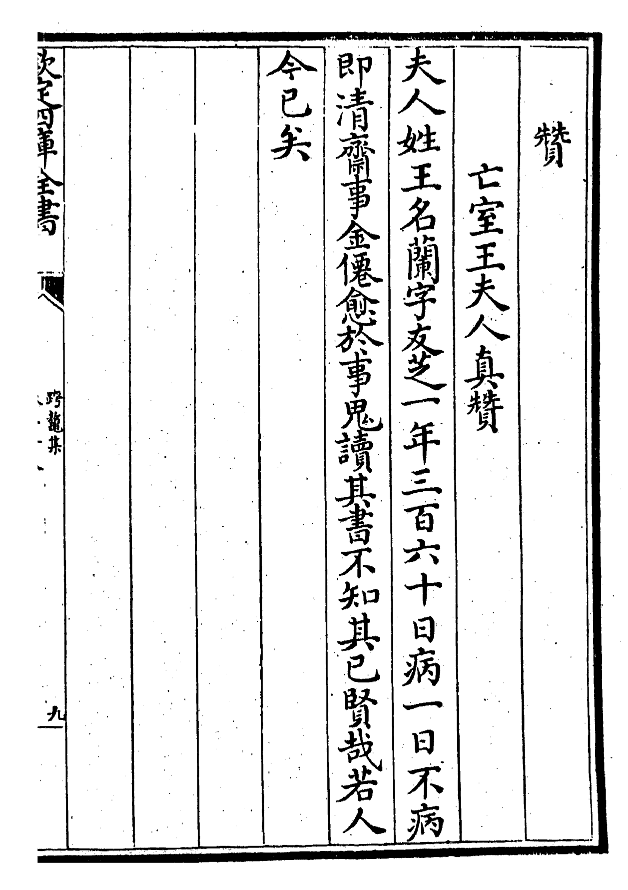
不獲挽輀車雜吹簫歌士之役臨窀穸一慟而訣癯瘠

抱恨因為楚詞以弔其詞曰粤吾浮海右以歸兮遴弘

夥以宅身酷疾下流兮絶頑譎而匪憐決雲迎日兮徜
徉乎中野鳳凰廻翔兮鄙叢欒而莫下排閶闔兮吾有
待而與俱世無知兮暱忠智以為愚倬安康之五圍兮
植連璧以騰光亶緹襲之重緻兮猶韞櫝而厚藏追琢
成章兮可禮乎帝鬼欲賞題而稱呼之必聨燕趙與韓
魏褰昔載司南之車兮以判和而膠轇疑安康而矚觀
焉卒驚異而立志匹夫懷之者雖亡辜而棄市奚珍物
之震動兮不可掩也已彼銀潢之疏派兮貫軒轅之上

流窮崑崙而適通兮墮機石於塵溝探金穴以佚生兮幸修足而焉求監許史之前轍兮鞭中服以增羞從夫子以徐驅兮駕德義以為馬願西南之足樂兮何必懷此都也信婞直以上達兮迺種蘭而當戶夫子終蹈危機兮亦捐甘而攻苦履世路之多跲兮悲滓穢之霅綸俯清流以濯澣兮處無爭於谿山既一視而均仁兮忽忘言夫久假約白首以同歸兮倐夫子之先謝焫薰劑以抒誠兮屹南山而詎移眡靈憶如有見兮亦恍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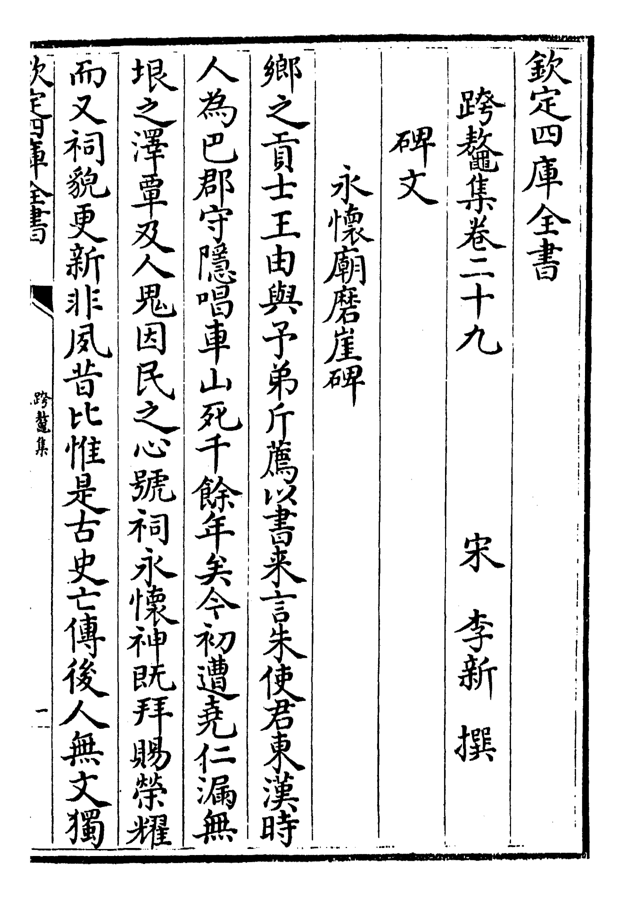
聆之矧有子而堪負兮將並頡而苐林竟復好爵於昌明兮伸憤魄於重陰事夫子而無怍兮下報於九泉命豐隆扶轂兮欻追遊於列僊夕觴於瑰宮兮竚萬舞於鈞天瞰震旦之蒙闇兮一揚蓬而百年念函鼎之烹潔兮褰嘗价於上賓佩珪母之清鑒兮恩促母之黴貧俛哭於水衡兮攬風木而歔欷嗟前觴不同兮邇又絶於地維竭涕泗而亡已兮河如帶而海㬥俔自令侶王孫兮與無窮之至悲者也



贊

亡室王夫人眞贊

夫人姓王名蘭字友芝一年三百六十日病一日不病即淸齋事金僊愈於事鬼讀其書不知其已賢哉若人今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跨鼇集卷二十九　　宋　李新　撰

碑文

永懷廟磨崖碑

鄉之貢士王由與予弟亓薦以書来言朱使君東漢時人為巴郡守隱唱車山死千餘年矣今初遭堯仁漏無垠之澤覃及人鬼因民之心號祠永懷神既拜賜榮耀而又祠貌更新非夙昔比惟是古史亡傳後人無文獨

貞元之十四年平泉令王寛記修祠之因逆數甲子三百十七年矣其語平平願得數字大書深鑱為耐久事由等磨崖以待某諾之五年多難不果念昔未仕時一再禮神神祠居山巔巨石磈礧若屋若潮若鯨鯢若雨觀木老地秀氣象悽清過者畢肅雖暑而寒仁壽廣都平泉三邑之人趨祠下道里適均四方牲牢日至伐鼓坎坎而三邑之奉居多使君庇護亦私仁厚於三邑之人葢雨暘時若時蟲不犯稼癘不入境無天灾屢豐年

然後三邑之人得以富得以壽得以康寧春秋答神惟
恐粢盛不潔羊豕不腯幣帛不腆神弗肯㱿享歲復迎
神幸其邑旌旗亘野簫吹鉦鼓沸路雲竿角觝魚龍曼
衍之戲雜陳於前比其送如初或時雷殷殷起巖竇少
女習習生木杪雲騣騣出殿坳人以是知飛㢊為之清
塵冥師為之灑道矣風馬龍軿戒嚴以發也三邑之人
歌舞歡呼對神之休祭已合社飲福受胙以去予嘗謂
人曰使君為巴中守時未必有此樂也昔人事之未必

如此之盛也蜀自玄德仲偽割據南蠻侵擾崔旰郭英乂劉闢陳敬暄等縱放王衍孟知祥僭偽兵火蕭條當時靈場飢饉晝出宫寢歆仆草封重臺雨剝像偶巫覡守者有菜色敢問使君丁兹時意味與今日孰愈治世典章固已詳備化國日晷由来舒長神其率萬靈扶掖宗社以億萬斯年陰報天子則神長有此樂也年月日記

馮隱士碑陰文

崇寧二年跨鼇居士以言抵𦔳羈於武信十一月癸未舍館主人延之上座顧右廡仆古碣字泯隕不可究訊其端主人曰昔我先公與皇妣趙厝于妙臺之野凡六百有七十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我先祖先君以時灑掃祭祀無廢日者鄰好不睦乃貪我疆土削我阜城使我先公皇妣不獲安其宅兆我是以疢心恫首而又夷我封樹斷我龜趺我是興虞芮之爭以大復圮址庶幾徼福於先公皇妣令天誘其衷君辱在敝邑俾墜緒

有紀泐石有章我先公皇妣之迹不泯以享食兹土君
之惠也敢不以聞亦惟君圖之居士指妙臺以應之曰
自有天地便有此山世代變易如更旦暮英靈磨滅如
螢腐而此山嶄嶄不損一塵惟種德於人所不知見垂
澤於不斬流善於無窮之源故其後必大乃能與此山
爭雄噫泉下古人亦已邈矣其行已予不敢以此筆誣
也馮氏出畢公髙之後在武信為著姓子姓子孫蕃縵
不可盡書予今所目名令宣者蓋四世孫珪一流五世

孫天寵一流六世孫前所謂舍館主人者也予酌諸馮氏方熾而未艾其在武信者散處四境而北郭為多第舍聨亘櫄甍若官寺歲賦眉封君而子弟居養未始有客氣父兄相視如醍醐酥酪然鄉里稱善人以此考泉下古人足矣昔云必百祀是中可見也至欲使牛羊勿踐一觴斤斧不樵一木盜不取一坏土不乏人焉其誰敢欺妄意他日有過者必指而相告曰此大馮君諱延錫之墓其碑陰有跨鼇居士李某之文

墓誌

馮君睍墓表銘

君諱玠字君睍其先畢萬之後子孫食采馮鄉因以爲氏世居信都長樂遭時亂離謂三蜀可以偷安而遂之士風尤端懿用禮因卜而家自唐到今幾十世矣曾祖祖父俱不仕君昆弟五人守法度無可訾者余来遂諸人好事時時觸爵羅肯與鼻人遊唯不及識君問其兄曰其爲人不如吾亡弟君睍問其弟則曰某自知不逮

吾亡兄君貺然則何賢乎君貺蓋馮氏稱高貲而君貺廉於財富流寡趣尚而君貺厚於義元祐初君母令狐夫人老且疾君問醫嘗藥未始見惰容既即世哀毁制行葬畢兄弟約曰我等創鉅少殞父天而令狐夫人孤苦立門户目嘗指聚垂二十年生事日羸有金一阜有土一雷令室無空虚稈息如管取婦異姓駢首囁嚅口衆難調脫有幺麽離閒患在後日盍求便安各營一丘以老於是辨田宅爝惡區寶貨器服為俾一人從旁典

籌既採所得則帖息不復議君眡笑曰籌所以息爭端吾兄弟何爭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用是已鑿渾沌矣或曰業已爾君憺然其間後鄉里教子弟必曰馮氏一門埍篪曷不取法君喜儲書自為兒時已喜賓客他日築館治花木客至飲以醇酒以家事屬其偶劉一不問儀觀雖胖偉而几案蕭蕭無一塵與人交有初終同舍生相繼入仕君方礪毛錐行且決科而以崇寧三年二月得疾卒年三十六四年月日葬於某所娶劉氏生四子

曰德棻德輝德剛德新君之婦弟子常一日挈德棻來乞文以誌墓如君眀之賢我知之矣死而不亡者壽也因系之以銘詩云當門蘭易以殘城頭草霜亦早故君嶷嶷馬糞烏衣問馮之賢誰白其眉連珠兄弟礲砆表玉其中有人生芻一束卜宅西山見葱龍之佳氣得此銘詩可含笑而入地

丁夫人墓誌銘

丁夫人蜀州晉原人曽祖延緒祖允懐父宗道皆不仕

母顔氏夫人既笄嫁同郡唐公翊唐氏食口衆夫人烈
烈有標度不苛親疎公翊儒者挾方書能起危殆户外
之足常滿世間俗醫務肥其室治貴人疾如治其父母
用意益精審由貴人金多治富家疾當吐反下延其苦
使呼天乞救富家大概吝嗇不如是不肯輸財俗醫貪
婪非止一身出門赴召而妻兒婢子已斟探所得至某
州切儲某物某縣葦某物歸曷嘗不然公翊喜風誼恥
言錢而夫人又樂於予寒士之失謀者多至其家公翊

坐堂上招客夫人韋褠半臂入竈下操刀問幾何自設食往往舉前筯客才定未始厭公翊介然有古俠氣遇不當輙瞋目恚恨夫人濟之以寛故親友與其廝役皆憚公翊而德夫人紹聖元年八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一生三子男環取楊氏女二人長適胡凞運次尚幼夫人卒之日貧人之婦来弔者且百數哭之慟曰夫人死誰肯念我我輩即死年月日塟於晋原縣承惠鄉某里祔先塋之側環從某遊悲涕求銘辭不獲銘曰審如是仁

婦貧益親審如是義客遊自至賢乎哉豈不謂賢也哉

任隱君墓表銘

隱君任某字某遂之小谿人曾祖祖父皆韜翳於德亡肯出仕者君性安靜靜而介介而通通而明明而復晦自髫髦總角時不雜諸兒狎弄挾書趨堂皇閴寂處習誦三四過畧通大義又易他書頗涉獵經傳班班知頭足尤嗜黄老招致方士自熊經鳥伸鸞舞龜息盡通其術未嘗衒試於人曰吾自以游戲三尸耳肆意杯酒引

滿無量其醉竟日或三數日日或一食或數日不食家釀竭亦踰月不問坐一榻四十年不易生事不知有無娶劉氏先君五年卒劉賢明有聲主祭祀賓客區理内外攻苦齧淡舉棲相春不以針芒事拂君故君得以簡放為承平散人正古貞耀之流也君一子鉞兩舉進士文學行義每每得第一推稱二女長適石從聖次適馮世南孫男三君卒於大觀三年二月葬以四年閏八月墓在歸善鄉姚興旁之西予嘗論處朝廷易處鄉黨難

使鄉黨稱為善人尤難故孔子曰恂恂似不能言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如隱君所謂有恒者也自少至老老至死不變其趨向大與世俗人遠異昔公牛哀病化為虎摶其兄而食之曩人也今虎也形與心俱化故不知有兄弟季孫揚病目以戟摘其子中其父曩明也今盲矣無所識見故不能辨父子令為儒冠動小利害之前自蹈苟且不廉之地愈於公牛哀季孫揚蓋不恒其所守者然也出入視隱君能無愧

乎鉞以叔和之狀來求銘叔和子端確誠信人也句語有法不可增損予附之以銘云生者自生化者自化裘而冬葛而夏不尸於棺不騎箕尾神竒則遊陰䰟則止樛然之几一世之安乎庶幾相遇於蒙榖乎曰不也歸然之墳千載之歸乎求之於天則真也於蒙榖則妄也

李君墓誌銘

李知新字温卿仙井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娶某氏生子棷公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棷舉其喪以

某年月日塟於某所温卿初遊鄉校頗有推稱朝廷初
革詞賦以經術造士温卿一再舉不利志鬱鬱不樂凡
弟五人相繼淪亡垂白之親意尤不堪也温卿出身獨
任家政積錢如阜麓賙鄉閭之貧乏者資親族之亡所
依棲者無有怠意人多義之温卿於予為袒免之凡而
予事之如親凡温卿視予猶弟而愈於同腹出之弟其
居近市有問其價茫不知曰物之不一物之情也世榷
鹽泉問其入笑而後答曰利之所在人争取之以去矣

予丁先承事喪謝賓客遊譚于皮故隱讀道佛書安靜虛簡以延一呼之氣他非予所知也嘗遣子從予游戒之曰若叔之才吾不能量汝謹事之必有以發汝之蒙也鄉之人不知予與温卿善而温卿之賢鄉之人又未必能盡知之則其知温卿者誠不若予之深也推財樂施敦親好義此居鄉黨之常而其不常有於鄉黨者蓋孔子所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得見有恒者是矣予於温卿又何必細舉而書之予来濮陽聞公之喪恨不

能弔令董役梓城方困板築之事楙走二耕夫来以葬期請且丐予誌其墓義不可辭故為之銘銘曰天設鼎嵎立足泉生鹹地穴腹居其中食公餗

任夫人墓誌銘

夫人任氏遂寧縣人也某之子某之孫某之曾孫其系出詳明有任氏家牒在夫人生長富家得全沖和故婉娗靜溫而性天虛明肝肺玲瓏八聰四達名物應事機鋩銛利不待倒囊發智高出老師辯士右父母愛之為

擇嘉匹年二十五乃以歸令狐府君某字某者既謝姆傅車至門扶玉笄葳蕤黃金步摇飛翰之冠光彩照人閭里盡傾造廟致拜舅姑禮成更衣不復事熏染絶去鉛膏如懸黎火齊不受垢皵旦起問安堂上上餔飲舉杯梜等眉不聞跕跕屨聲守禮防恭甚舅姑歎息曰天錫我孝婦持令狐氏生計金錢出入若有司存賦田别上下壤豆鍾釜龠升降取予無一芒偏重雖年侵政荒而令狐家氓隸無有逋逃者皆夫人平時有以存撫之

過厚也元符己卯間再出粟賑饑儲食餓殍待健而遣
令廝役傖奴班班是前日道傍棄兒其慈仁恤物類如
此令狐君晩歲治臺榭曰延賢賓客飲以醇酒烹鄉擊
鮮不厭久慁夫人韝臂短襦俛首操右飪和鼎鬲機砧
礚然而四座食指更動母楊齒高夫人歲五六歸寧楊
年九十餘立侍其側女母俱垂白迨楊死哭之慟或慰
勉之曰世固有母那得長日許壽者既化則已無重自
苦夫人曰吾覺母老慕之猶有童心吾哀至深不知幾

何時而有詣極也長子昞秀發有清才遊學石室遂客死夫人念之竟成疾至政和二年五月初吉盥手誦佛書暮若假寐焉而卒年六十七生三男子昞先夫人十四年卒暎曍皆俊造士也女適進士任紹孫男三朴松卓二子奉夫人以三年十二月日葬於某所暎最善某来乞銘且慟使世人考第愚直某當在第一書夫人之行底實無所諛矣其生者不必某具書之也銘曰
言采其芝蘼蕪蔽山終朝亡芝挾筥而還靈承夫人可

代芝萬宗族稱孝俗厲以勸佩冠陸離禮成無斁玉匪
待瑑藻藉何為假而食天脫而溝瘠以任為名義死不
易客至如雲日當擊鮮豆觴腆潔君亦燊然曩王譽兒
夜光失一生者幸賢尚爾連璧陵瘦谷肥斯銘永久下
車式之墓在原後

郭孺人墓誌銘

宋子固妻故屯田員外郎郭敏通女為郭氏女二十三
年為宋氏婦二十二年至紹聖改元七月十五日卒以

十月二日葬于依政縣昇平鄉懷恭里宋氏先塋之旁婦人不與外事無可書誌其生之年死之日足矣然予哀夫人無子又哀夫人為子固一世糟糠妻子固始登第軒軒有光華夫人不并享而長榮之可哀也已凡為書生婦四時伴燈火漏下五更坐觀翻故紙瑟瑟不知休書生輩有千錢便作眼孔苟無餘然後帖定謁貴官不見謀科舉不利其咨嗟沮毀使左右索氣如此雖一日不可人意但為書生婦亦有快樂時屠沽兒豈無盃

盤市道兒豈無衣食相與至白首懵然不知天下有佳事游宦所及其美處子固已登第調眉山佐夫人伴燈火勞不償而死予哀之為銘銘曰種一田穗孚而為英薄言采之嗚呼何人

楊夫子墓碣銘 代柳幾撰

楊夫子諱直方字端甫成都人年五十四卒於大慈寺生有材無時命也奈何崇寧改元十二月二十日塟於某所以夫人謝氏祔焉幾與端甫為同堂友忘形爾汝

凡三十年矣治平中文翁石室養士千數風礜錚錚如
褒武者有幾意直承明倚閶奉制要皆是我輩事幾初
冠游其中一日教官命攬羣經日課莫私閱之得端甫
賦快語琅琅如金玉他日端甫得幾賦亦擊節因歎曰
自古所謂擲地有聲者耶遂相為友每試得名輙相甲
乙大尹吴兆庶召還朝堂諸貴客戲求觀蜀玩仲庶答
云惟數本蜀楊郲客求觀吴出端甫與幾賦示之客省
數過歎曰是中不減靈和風流熈寧元豐間朝廷罷詞

科以經取士端甫被送正在優等元祐復詞科士指數
昌言冠秋榜及楊夫子方可已而果然賦流東下爭傳
誦之四海士見端甫必目送之曰此西川賦難題者公
急景下乃爾不幸春官罷歸前此諸道許推維行一人
令大丞相蔡公帥蜀首以端甫塞詔明日田舍老至持
酒賀鄉校議政且曰龍圖公行某事舉某人某事宜矣
得某人矣其為世所推如此端甫為人莊重不妄交蜀
大姓授以師凡從之遊者成市都踵武得官獨端甫不

得命也奈何娶謝氏生三子一女三代不仕曾祖某祖某父某自端甫死家益寒乞槀秸五年不克葬幾糾鄉里博之始及塟其子虞䆒來匃銘且知端甫無如幾厚端甫無如幾銘端甫無易幾雖不敏不敢辭銘曰文章弄翰天將與之囊以江山之秀富貴浮雲天實靳之域以樫蒲之壽行以異路某也夫子之死友䆒也夫子之賢後三尺之冢閴然踐跡車過三步腸痛不怨為此銘詩不忘平生之言藏此銘詩不知其幾千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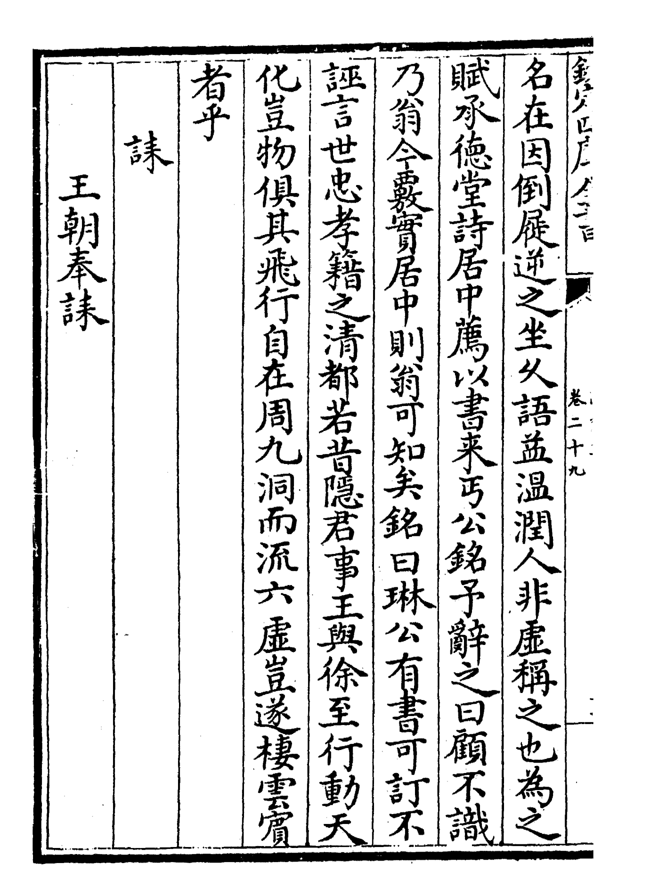
陳隱士碣銘

君諱某字淳老唐廣明中某以羽衛屬邑僖宗西狩卒於蜀子孫家閬中至公十一世矣淳化中賊王鈞冦成都獠李順冦武陽兩川震擾名光乂者以勇力捍鬭賊平補遂州別駕過廣安之雲實愛山水穎異遂築室以居生子德鑒咸若咸若生篆篆生公著公著生公皆隱雲實雲實大聚落公數世以恩意賙卹其人土人德之指頴川家謂人輙曰此吾土儉歲之黍稷也祁寒之衣

裘也公圜機遇事警敏於書雖涉獵而無所不讀昔程
士以詞賦君造語清拔易取名不難掇貴仕屬父卒祖
母王母徐齒廹暮不堪羈生公遊學巴蜀間投筆而歸
問田舍事自言孔方兄不至癡我當神我阡陌君宜知
我不愚我五經笥豈忘我自存我料理深藏權時盈虛其
術在計然鴟夷之間產加十倍以故遊士歸之行者必
以贐能飫飽其意士夫揚之義聲落西南籍甚天資純
孝事二堂滋益恭旦旦問安侍洮頮進饍飲趨前為壽

無一日惰𢪛王與徐年極高王前死死時公已老追慕
毀瘠追事徐奔走左右策翼承顔色翹翹如壯時過者
相語云是中有老萊子徐喪既終制猶衣衰墨或告以
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君子制行亦不以已以兹尚人
可乎公應曰吾知喪吾親終身之慕計天地萬物不吾
易也他日卜塜藏地理家互訿謪莫知適從君禱於雲
賔山之神夕夢神指示其所曰吉無逾此遂葬又營石
室其旁謂其子曰異時於此祔我庶幾依吾母若早得

從遊地下為樂不若也政和元年七月一日以疾卒年
六十臨終戒其子越曰汝學以顯親從汝志也不則謹
守先業吾家三世一子儉故能足第崇德以當勢無罪
以當貴堅强以當名清淨忠正自娛樂則隱非隱不顯
猶顯也留二詩以訓卒章有親賢遠小人之戒公再娶
皆劉氏前者生子越字居中一女子適王思孫男三公
卒之三年十二月某日葬昔自營之墓某伏幕武信清
州人或時往来更稱居中賢思一面之吏通謁有居中



名在因倒屣逆之坐久語益温潤人非虚稱之也為之賦承德堂詩居中薦以書来丐公銘予辭之曰顧不識乃翁今𡡾實居中則翁可知矣銘曰琳公有書可訂不誣言世忠孝籍之清都若昔隱君事王與徐至行動天化豈物俱其飛行自在周九洞而流六虚豈遂棲雲賔者乎

誄

王朝奉誄

皇宋政和三年八月庚申舉故朝奉王公先生塟於滎川鳳凰臺之原其子庠序發專使奉書參數千言言倍酸苦覽者墮泪有曰吾先君至行動天愷樂好賢仕為小官敢言不避要勢位不究徳而死吾母安康君誓志受托以復爵湔寃報吾先君庠序受命日夜祇惕令皆如訓約無負將誄先君而安康君亦以疾薨化又曰庠十六而孤區區立世正為老母在今餘年何所戀得乎扃幽堂藏兩玉骨於九泉塟畢幸有弟序在庠即死求

母於地下豈不遂所欲某三覆書辭置之苫席伏地長慟吾喪吾母更六晦朔居處之容烱烱在目咳唾之聲如在耳奉觴豆如平常而不復見啜飲嗚呼吾哀無時而已不忍更聞周彦輩痛切之辭也既誤以某為能言且辱交幾三十年矣無所追悼以慰二孝友疾燔之以告先生辭曰

種德必埶和氣生祥孝友得封江山增光吹塤與篪擷荃及茝義聲爰集于王之屋爾在昔仙居氷雪面顔凡

弟承之居曾閔閭先生智明猶照乘珠名物應事老師
不如筮官巴西一割無留圜扉靚虚凄然似秋凡三字
邑民不厭德予欲考之石白不泐獄市不擾平反有功
增秩勸能出于帝聰嘉陵漲濤來齧果城大為之防令
猶利民建言茶郵徑通橐封勢官不愛峻詆鑿空歸休
雙谿菊有東道我其淵明辨之不早先生質直務遵正
軌千躋百跲不潰厥志嗚呼哀哉視金如土廼得士心
蒲許二生振于湮沉樂府五言逼李陵祖遺書簡嚴自

我復古安康作配實由戚里輔佐既賢亦曰有子出者有聞處者達節如彼機雲獨匪其埒先生之化騎星上穹飛行八荒見之猶龍或趨鴻濛問道忘歸海中神山抑從安期厭世溷濁蛻身而去舉棺疑輕託靈安所有功德者死則不喪予為誄詞用慰泉壤嗚呼哀哉

畧

世繫畧 有詳本此故曰畧

按唐宗室表云李氏同出於帝顓頊高陽氏高陽生大

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皐陶皐陶生益益生恩成自皐陶至恩成世為大理至理徵因官以命族為理氏以直道不容於紂得罪而死其妻契和氏與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自此得姓其後數世秦御史大夫曇乃始别為二族其一隴西其一趙郡春秋之後典籍揚聲名史冊耀光華者無世無之獨陵降匈奴而隴西士夫以李氏為恥至周隋則皆望姓膏梁腴華差第門閥而與崔盧劉鄭相矜甲乙可謂盛矣

至唐則非獨盛而又大也吾祖出隴西房自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明始分焉明生偲材勇過人為諸武所忌誣以罪流劍南家焉偲生昌昌生訓訓生挺挺生宗宗生瑜明皇西狩瑜負圖牒詣行在所抗表自列乃得追附屬籍尋拜長江令卒官而歸葬于眉之丹陵自偲而下世傳一子至瑜始六子睢眤暕曙暎晴暎生二女而絶餘子各有所傳今蜀中諸李悉祖長江而本房則長江第三子暕所自出也他房族屬不能備載今止詳其本支

世次所繫庶易參考耳暕生承光承光生叔徽叔徽生璜璜生褒右贊善大夫華陽令褒生虔即某之五世祖也家於陵生智智生延嗣生二子長曰文賀次曰文貴文貴祀除文賀生四子曰思問無子曰思訓生揆揆生君俞曰思齊生谷先生舊名九功祈九變斤九章昕九皋沂曰思明無子自虔而下亦各有女適良家諺曰女生向外此固逸而不書然則虔遠矣不得而計也延嗣文賀皆以壽終守道安貧矜恤孤幼父老有稱之者先

君學儒道通班固書立身行事殊有可紀僕欲為傳而未能或曰李氏當有後於陵則振而起之者其在谷也

年月日隴西李某記

謹按舊本及李隱士誌銘叔徽無所謂生璜者叔徽三子長曰球次曰璜季曰琳乃見於長江五房世繫圖而唐表又載叔徽二子曰球曰璜以是當知叔徽生璜為無疑矣今從之

跨鼇集卷三十

宋　李新　撰

褉文

樵對

樵歌於途居士遭之聆其噫嗚曰孰為天地而令拘墟孰為陰陽而多慘舒羲農兮屬階書契兮權與智力并噬兮吾誰與俱猛者叱咤辯者囁嚅尭南山兮作偉構如紫閣兮焉居鬼俯窺兮盜穿窬獮雲夢兮數鮮獲實

九児兮膻厨火未燼兮而號豗馬不勝兮人代車器未
敝兮玉歌璵恩甫結而門戸朱寵未殫而腰領殊予之
樵兮何所虞朝游兮披女蘿暮歸兮宿陽阿樵兮樵兮
爾奈何歌既畢居士意其有道者也始趨而即之曰甚
網羅不設則鳳凰來遊天象清明則野無滯歎觀生之
容貌若虗意者其有所望耶其避地而遊耶奚自愚於
樵乎其生而樵耶其不得已而樵耶樵將愚於生乎敢
問所安生曰若知予之樵乎鄧林之茂斜谷之寄牛山

之美梓澤之華實曾不賞予之斤楓楠楩櫄櫨杍文襄檀櫚樠杞棂栟豫章大而輪囷徽而毫末修而拂雲廣而蔭壑予斧鏗然而其尾已焦矣瘿不中規菌不中繩脆不可以為器弱不可以為柱鵰張其陽蟻腐其陰匠石之所捐絶椽楔之不足為用予旦不束其隰則夕伐其本矣栝柏雖小而有棟樑氣喬喬之材足以輸明堂予挾斤以過泯不敢議況敢戕其生以害其直與芳於林而困乎樸樕蔽乎幽而不遂秀且將芟夷其左右保

合自拔之場以包含雲漢之章俾作新風雨之時負抱日月之光樵雖賤不苟為也充詘於樵無所望足猶繭于城郭非寘適於世者也顧予豈愚於樵乎衣食于樵而安之若命直自樂于樵也何為而得已乎不得已乎樵豈能愚于予乎居士聞其語踖踖自失始執其裾命之曰盍從予歸願請間功欲移生之術於天下之相以其餘遺一道之使一國之守則賢不肖得所樵之功矣反振其裾不顧而去

癡虎文

昔過褒斜道遇獵虎者數百人上峻下巖麾衣服作旌幟擊鐵木當鉦鼓隘設罝罘道置穽機男年十五以上皆操梃以隨士彀滿以待殺聲動岩谷勇者六七人持長矛執鳶莽翳以逢其怒虎一嘯向之數百人者乍離乍合麾衣服者失手擊鐵木者失器操梃者失便矢彀滿者羽箙六七人者辟易亡色萬有一焉歸而飲至則傷者扶憊者輿血汗霑衣計其得不能以償予縱觀其傍

為之悽酸會有北客過而抵掌太息曰吁危哉我善其術不以告若後有獰者若無以敵矣自吾獵以來所得不可勝誌荷戟出門而妻子滌釜望膻吾庖厭虎肉室厭虎皮窮南山之南空西山之西彪然有文者吾狗彘畜耳雖卞莊子之馳刺子路之徒暴周將軍之搏擊裴旻之善射權其精諦曾不吾若也且虎谺然而哆者其穴也堍然而隆者其枕也其潛其出確有常度將遊而索食則蹲踞于穴門之外眈眈瞪視復入而就穴凡一

再重崖慘陰寒風蕭蕭百獸屏息始偕其穴以去比其歸坐穴外瞪視如初俛首而入伸其足偃然挾枕以寢吾俟其出穴之外實腐葉枕之上飴脂膠末即奠安而領項之下稍稍不當其意則局縮磨刺愈不快則躍而出哮噬轢踣而腐敗益合不可揮解退入而就穴則氣索十九矣蓋虎之性決故爪毛有孔竅不欲有所攖拂而莫知所從受柔附纏著殆不似尋常見輙喪魂魄於是牙可劘鬚可編頭可料而尾可履矣三尺童子執寸兵

噬手洞胷 (胸) 忍受縛凡吾邦之人能此者命之曰癡虎
虎曷甞癡恃吾有以癡之予每訂之曰天下之士勇勝
怯不勝智智勝勇不勝度鼓勇以奮怯者束手日用其
智則勇者力怯智有時而窮吾之度無窮樂毅屠燕獨
莒即墨未下田單之智固已在毅度内矣騎刼以勇來
而田單之知得行項籍氣盖軍中一范增之智殆未有
先之者高祖每置二子智勇于度外曠延歲月蔑不與
角草具設而增疑夜半歌而籍亡增怒則發背籍怒則

自剄而高祖之度豁然無所裨損茲豈非癡虎之術耶天一生水於北水于五事為知虎奚為其不知者與知則無類矣天下之勇幾何而不癡死也耶予可其說聞為文

靈泉老詮茶榜

泥牛耕空寶山布種窮盡大千界祇這靈芽試遍第一泉無此至味舌根知處勝于乳酪醍醐玉塵飛時碾出山河大地汲取八功德水瓶中已作蒼蠅聲戰退四天王魔枕上詎成蝴蝶夢要知下口處須是點頭人惟詮

公禪師云何住心是名說法便使千齋日赴也要兩腋風生大衆事還會麽幾入鷲峯雲自碧重遊鹿苑日何長謝師訪臨巳後為人不得錯舉

元稹家奴

河南縣徒子以下賤為元稹家奴事稹謹稹倚辦之使鼇猾務薄有機見稹擢明經第中書判對賢良策第一聲聞甚譁舉足入捷徑自當無泉閣會宰相不愛貶江陵士曹稹矜才恃一時人物無我先者班班在臺閣我

反後之膏火日入腸肚內熱求復進家奴往哆之曰得喪命也强飯自聊十口飽煖屬郎郎不幸先朝露奴易主尚可如郎之妻妾子女何積謝之居數月熱不解奴復往說之曰衣食在身愚人所知奚暇議遠然駕人車同人危啜人漿思人憂尋常理也江陵士冠有可與成事者乎積曰亡有郎諗監軍崔潭峻者乎曰未諗愚竊覘其人沾沾善人意必能當上心為郎計莫若覆奩中金以奉監軍脂顏面以奉監軍用則郎復用矣郎復用

則天下之金可盡鉤入畚而他人之顏面亦將脂而承君矣野燒在山不禁爆背束薪薦廟要炙手可得耶積默然久曰古固有之商鞅相秦由景監劉賈王燕由呂澤汝休矣積更念之自惟前日士良之仇老其齒不能報明日決意奉監軍摩足舐痔罔不到長慶初潭峻入朝大被寵幸首稱積才可用陛下不當聽姦言斥遠賢者穆宗入其語立詔積還除祠部郎中遷翰林學士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不多積附潭峻得宰相而

多稹奴能謀由非其道雖挐重權安知其非

毒藥論

居士有女五歲死暮得疾暴泄旦下痢數日困不食惟一味仰藥痢止食復進漸有生意精神修擢如尋常他日啟齒酬居士居士顧見齗間嶷若蟻穴念不治恐愈作梗三輩走醫醫言脾受病胃虛氣上蒸使然玆不足治居士曰見疹不攻是曲突不徙薪養虎自遺患遂不入其言有同舍每稱秘奇方方不可傳獨可授藥一傳

即瘥居士神之乞半刀圭歸嚴其法經夕而藥毒大作面色如地唇顱毿然猶擊寸舌盡裂鏄口不得外以薺苨菉豆甘草之類解之而毒不去病女不復語問疾增損頷之而已時自捫痛處而呻苦苦者再三究轉四日而絕醫視藥云中有砒霜注按本草味苦酸有大毒質其人則曰誠用之亦不多居士始大恨曰誤我誤我我殺之藥殺之天乎人乎女浪生乎不得其死乎踰月悲不置愛不割咎藥益甚客過居士曰奚懟對曰懟不得其死者客曰

菌之華樗之老以霜雪死以斤鋸死等死耳安用懟居士曰擇之不精慮之不熟夫何使吾女至於此極也客曰藥之毒一夫嘗試之而已固有大於此者安用懟擇之精慮之熟居士不過取參术以為良微烏頭菫蝎以為不良生死自命雖不精不熟安用懟世有坐朝堂據威福種黨與以久其柄而擇之不精慮之不熟其被毒也小則一家大則數族有居端門職華貫挈銓衡以司命天下之士而擇之不精慮之不熟其被毒也小即

一邑大則數道海內性命懸執政之手三軍存亡繫大將申令被毒人何止破腦磔胷潰腸出血而已耶甚則虐子孫遠則流數世此而不懟彼又何懟耶擇之不精慮之不熟其毒何止藥而已耶請居士志之亡用懟

過李固鄉偶書

唐識者為諫大夫諱陽城館為隱君子諱浩然亭孔子賢郳儀父賢紀季賢季子季友故書字而不書名賢公孫公子故書氏而不書字賢宰孔賢司馬司城故書官

而不書氏賢夷伯故書謚而不書官夫賢者之名而不諱是天下無可諱者其宦遊至茲竊念太尉之諱與其邑名同自漢到今千有餘歲學士大夫與夫走卒厮養逮其鄉之人獨不為公避何哉太尉名節耀史牘其忠義度越後世陽嘉初對天子斥阿母訶刺外戚抨屏宦官順沖質不永漢祚三絶跋扈將軍利在幼弱太尉専欲立清河王正議謇謇迄無一人助胡趙媕娿使狂瀾倒齦而羣飛刺天於是國紀斷盡已矣天下事乃有如

此者餘訓遺烈至其子復不肯立王而其女又能戒變以遠禍門生故吏亦守義不惑雖千萬世亡進矣噫橋玄墓下宜沃酎以過車峴首山中嘗見碑而墮淚終藉當塗之力薄論事以回天庶令行道之人知入門而問諱況如在之靈雖則無求于當世而好古之士或將有感于斯文年月日書

書清軒

居士之職十九野次治橋梁一日未歸則串腐貫瞪視

廝役與之圍坐暮投清軒極有媿色祓除土灰友松陰竹光收召爽觀以求復其清而走傖老婢勃崒問家事新火相交智識不停陷在險宅為清軒主人得乎哉軒之內無俗書書非俗文其來無俗客客無俗語浪聲潺潺流莞枕間聽之毛寒自然心開後之游歌安知不笑居士也哉居士為清軒主人得乎哉

題瑞花圖

李翁既葬其親欲廬墓左或勸以生者待養欲去之重

不忍諸弟更進曰任灑掃之役有其職松楸之守有其約翁歲一再歸古人謂骨肉歸扵土至于魂則無不之也父母天地也何國而不載履葬之明年載家寓武信行年五十與物俱化四十九年之非與夢俱覺旦旦課妻子女共讀海藏書歌往佛名字悉有經程翁所儆屋有花竹負幽憂之若未嘗一俛首擷而玩之會有袁老子者過而指示其一駢首並秀萼中挺出六緑葉色鵝黄類姚家花光彩射人衆以為瑞馳召工圖之翁哀其

不得地呈露孤陋無賢東道作賦附翁集中矣草木脆弱旦暮委地惟圖可以傳

贈數者羅公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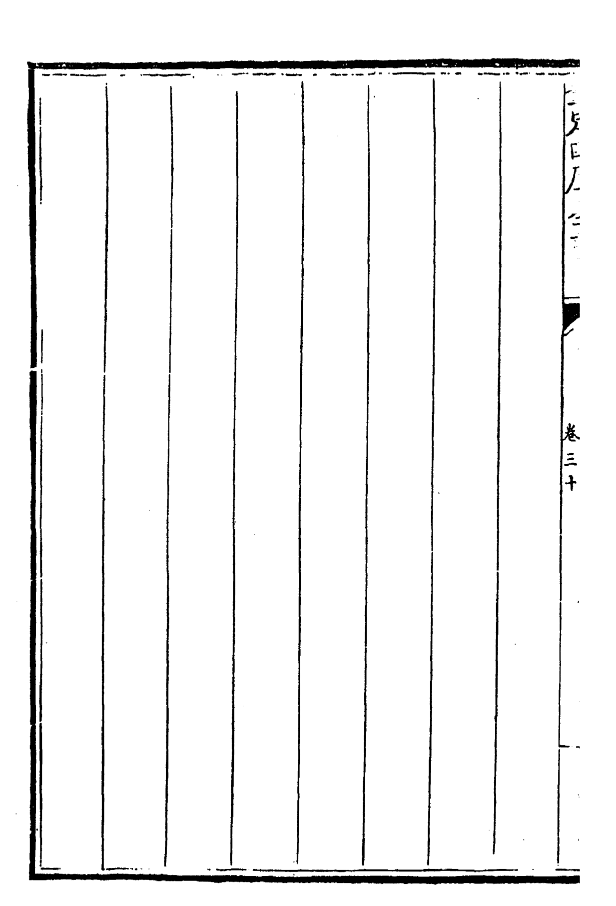
山鬼知一歲事過此不知也大耳通他心寂然不動則無所通也公弼屈伸數指五行十干引而信之言貴賤壽夭奇中明驗十八九本儒家者流而為陰陽家流以道德性命之學而窮刑名度數自妙而入竅宜其術之高而取名之多也司馬季主隱於卜筮君平為人言忠

孝以此求公弼則得之矣雕龍譚天其放為幻譎曼倩射覆其餘為詼諧以此方公弼則似之矣請予倒金過而問焉

策問

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有天下者嘗患乎法之不立法立矣又患乎不得其人而行之此後世所以企古人為難又悵治功之邈也皇上攬政六年於此矣祗循前烈考古建極善者因之弊者革之潤色其已

立者創修其未立者播之方册若揭日星則法陶然矣然議者猶以謂實利未加乎民而有徒事虛文之誚今欲有司百執皆純明篤實之士曉然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使斯民均被實利而無徒事虛文之誚將取之以何道試之以何術願詳著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卷三十